

程



見素集卷之七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序

贈姚督學報政序

宣風猷而藻繪元化文章聖賢之道術神用也嗣前徽而  
流遠響其惡從事哉矯華就雅入之實以收載道之文曰  
經義云爾經義以訓繹微言探心源而揆治範而曰時文  
時文無亦陳韶奏在宗鳥迹而行草爲工者歟夫視今爲  
時則視古爲古古與今一道又惡二文哉苟且一間架以



身集卷之十  
為媒名取科給之資所教所學所考成者率無越是宜文  
體之卑以弱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繁星麗天  
寒芒色正衆流宗海派別而同歸人之文固天地似也岐  
而二可乎哉句章姚先生英之視學吾閩身起而釐正之  
立文幟以指麾羣迷鼓翼多士之氣囿博澤枯而別鑪鞴  
之固已奮迅人殊風趨而日以化矣而準量中審虛明內  
照連篇累牘流電一睽卽付外號目吏填姓名以進據案  
嘉獎摘瑕類而斥正之隨人覆誦連數十語不落人驚爲  
神安其公服其精鑒深以愧屈焉長養成就文體於是乎  
改觀夫文章與時高下者也氣化人事相洽文體不得不

因而異興衰振落固有執其機者胡瑗教授蘇湖士知有  
體用之學高錯歐陽脩知貢舉文體爲之一變意者其時  
也前成化間邃翁在中書士爭出其門無問可知爲楊公  
弟子及視學河北而再視關西也西北人材由楊公爲盛  
近弘治間先生在禮部亦踵楊公爲烈視學廣右而再視  
閩南也東南人材亦由先生爲盛二公之大致同也而精  
敏識治亦幾頡頏無愧邃翁之今日先生之來日也抑當  
時僅邃翁今海內士不知有與先生齊名與否代先生者  
果亦值是人耶又烏得不爲閩士慮耶歲之九月先生報  
政行博士弟子者曰吾閩文宗由今一良遇姚先生其不



可借矣予二三子其疇依太息而去予退而私喜曰澤之感人有是序以宜先生行李以並告嗣先生者

烏石壽篇

莆東瀕海環三面皆山也鍾發靈秀山爲盛然而無與郡城三山者比三山梅山鳳山烏石山也然梅鳳之秀公宇學舍當之矣惟烏山甲姓所專元夫林立聯壽雋以盛山之麓族諸兄菊逸公居焉是爲少伯靜齋公之子侍御翠庭之兄旣壽七十配孺人張亦壽六十有九翠庭偕鄭氏婿別駕希悅各詩若文爲壽諸姻友復屬烏石壽篇詩所謂如岡如陵意也夫山或焦而童或伐而赭或僅而藜莽

之林若灌木雲連其地力物產宜有異者又況密邇闔閭有長松古荔屯擁是山者哉毓之人可徵之物也公鄰竝郡博鄭順菴壽八十八處士陳耻軒壽八十三林乾齋壽八十五方后庵壽八十一而方郡博哲齋之母壽九十九林侍御時獻之母壽九十二烏石固壽鄉也公高祖高齋公壽九十一配壽九十少伯公壽七十九配壽八十六林固壽種也又況累葉載德培夫壽者有基化日舒長躋夫壽者又有域而生以九月九日菊候也非所謂晚榮者耶菊而逸非隱自居餐英飲水非取夫壽以自況者耶昔純佑以不違文正左右不應辟舉其擇將帥城大順得鈞摘



捍衛功爲多故稱純佑賢子晉叔向垂聲邁烈兄銅鞮伯  
華匿德爲隱故稱羊舌氏進退兩尊今公之裕蠶少伯也  
無亦純佑之孝聯輝侍御也又無亦伯華之高其猶夫人  
之子若兄者可例論耶予又愛高齋壽圖予高祖邑博三  
復公寔秉是筆洪武壬申歲也迨今歷兩壬申予又秉壽  
篇之筆是固水木足念而通家宿好亦足徵矣抑二高齊  
壽者也二玄是似造物者可借壽篇屢役予弗腆無得謝  
焉

雲庄敘懷

今年春張使君白齋先生將請老于 朝致蒲郡事以去

以特道義厚也過予雲庄敘懷予曰先生故長者務寬大  
休養生息吾郡人安焉老於年亦老於事以充養完就其  
德器張聲矯行先生奚有焉其幸終惠吾人先生曰非是  
也前大理時一疾甚奇每大作目暈面發赤首重殆不可  
舉以猶力之差強寺之政易以治也茲間時月發發則無  
復可忍將日旻之離也猶役役簿書病且勞勞且復病爲  
吾計不旣左乎人不吾舍吾其如人何哉且地有所宜而  
性有好不好林區川浸禽魚之地亦禽魚之樂也易其地  
則不可強矣昌黎子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與強能之竝以  
戾矣方予之結志藏脩也將謂鼓之無前而久僅一遇又



將謂掉筆詞垣發鏗鏘而文金石而吏局僅淹重勞以郡  
縣之事我其既俗矣造物者之不吾謀有是夫繪二牛感  
倦鳥東臯子托風自逃其固無謂哉吾將對碧山怡悅白  
雲匪石之心其不可轉也疏既上涉秋猶未得報則報政  
有期先生曰吾去而俟命于道未得請將面疏 天子  
祈哀焉予曰賢哉先生其志高以決矣世嘗患古今人不  
相及先生與二疏異耶先生襟度夷洒詩力老不衰子美  
介甫夔州鍾山時也予解兵東還力盡沮怍其不能軍矣  
先生每出挑予則閉壁奪氣茲去而果得請也主盟雲物  
于二百八十峰之上與川魚林鳥同其樂氣當自倍視棄  
繻生而少之將有甘受巾幘者矣二庠師生謀留行予曰  
報政自故事予惡能用情哉抑先生志也書以爲贈

王南郭詩集序

詩紆性靈而補禪風教者也感遇可以觀化諷喻可以觀  
情托興可以觀物關雎鵲巢見王化之盛其衰也黍離揚  
之水作焉旄丘斥其臣北門歸諸天詩人忠厚如此而樸  
檉杖杜鵑羽驕皇草木鳥獸之名其可勝道耶然其始也  
多出里巷之歌謠要其歸非賢人君子莫能作也虞夏而  
降漢魏騰聲蘇李顏謝按音節而諧風雅迨沈宋律體盛  
而詩一大變李唐時也朱夫子欲集漢魏與景純元亮爲



一編真西山詩選不及唐律可謂樹古詩之赤幟然亦未  
之有改焉爾 國朝叅集諸體作者益盛成化間刑部屬  
稱小翰林王南郭存敬尤號竒崛逸才橫發壯思雄飛泉  
地出而星空流主盟雲物以盡洩桃源山川之氣陳思之  
風骨少陵之體裁出入韋柳蘇黃宋筋唐響通其正變意  
所詣極將欲自附名家者流而未見其止也公於是乎有  
遺音矣吏事精絕自起進士宰溧陽聿發清敏之聲由郎  
署出守吾莆褫奸剔蠹宴然以靖赤子父母之病爲禱歿  
葬其衣冠尸祝之公於是乎有遺澤矣夫詩名吏望嘗相  
掩者也公獨不然文與行恒驚違者也公又不然柄授方  
屬中身而委其化斯公之不能爲造物獨爭者也然由莆  
之績前無其始亦無後以躡其蹤豐碑峩峩名宦皿食重  
以詩篇之流布天壤俱敞可也其得終誦之哉公族人僉  
憲朝噐梓其粹以行方石翁爲題其略予披讀揮涕序交  
遊事也書語其子進士坊予意著穢佛骨旣愧旣怯及是  
逾十年病以老矣前諾義在終酬遂飲痛書之以慰公冥  
冥之屬噫文乎哉

畏齋存稿序

文章自秦漢而下作者益衆唐人詩至六百餘家然渾金  
粹玉無越徐鉉呂祖謙楊士弘高棟數家之所選定至正



宗軌範精義會編益以密矣初若病其太隘及得全集觀之似亦無甚漏遺它篇無作可也甚矣著述之難也非發靈宣秘走金石而震撼鬼神以泣効顰鉛槧祗見其繁也抑存乎人爾矣宋廣平張曲江之詩范文正司馬溫國之文無害爲少若無多而使人惜之其又何如耶今觀畏齋公之稿遺落殆若可念然惡在以多爲耶詩文知公亦淺矣公之先同吾林氏由莆陽徙福唐又徙黃巖居之泉溪今太平人襲和累祉蓄所未發與發而未盡盡萃于公所謂麟趾麟定者爲信先侍郎公義育之所薰蒸藍青朱赤重以卯翼之素如丹穴之雛燦乎九苞之先具方是時陳

翰林逸菴以純深雅博名當世公親及其門度尺之璞付之良工脂肪蒸栗有不以玉德擅名者乎公孝根天性禮由天衷而學周國家用莊肅邃求意之所至將力幹世道而坐回綱常行高辭寡屹乎萬夫之望起于鄉人曰麟爲時出矣爲御史人聽岡鳳之鳴長于畿郡于大臬于大藩以貳司寇羣幸冠玉之售薄秦割而輕楚封事烈明偉高可視鶴山次之亦不失閔道輩人嗚呼孰使公逢時而生生而用而弗寃耶公之問學絺章繪句云乎哉稿之存不存奚在憾不憾耶抑嗣述之難朱夫子嘗爲陳荀氏惜之矣公之子薇同知壽州予第僖實偕官宋有觀道焉廉白



家法薇守之以無愧厥父僖守之以無愧厥兄人將曰林氏佳子弟關西之楊其無足多矣斯公泉臺之慰亦予之藉手雲庄者也稿之存不存奚在憾不憾耶至寶終出後之二百年有歐陽子將有得韓集於李氏敝筐者矣公鶚名詳見明名臣傳

### 孝廉優獎序

元氣會而瑞符生景星卿雲醴泉芝草麟鳳龜龍神馬希世之奇其可勝道哉然可快其有而亦無害乎其無惟卓行之君子爲人之瑞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扶天常立人極表律歆動之機固有不待令而從不待痛而後威與居軸

同其運化而泯乎聲跡之臨鄉有是鄉之光國有是國之光表異尊崇君人固因爲重世道之光不少也近事言之處吾如賓其不謂是也君温之瑞安望家尺籍吾興挺立傑出自孤幼已然弘治戊申予過家數貢士來謁旣去予曰最後母有道者予第待育笑曰何神陳時周也鄉以爲古數日過焉土屋低短氣蒸蒸如甌院一柳獨陰君坐予柳下入告其母太孺人兒所慕先生來太孺人促具茗君出與予語久意以合昔周黨孤潔自謂不及閔貢誠是言哉君爲推官爲御史益卓絕母老疏終養問安視膳外危坐斗室窮理居敬清其心研究性命之源服器敝匱斤篲



時自執勞一蒼頭應客不知有官容知有意外之營忘于貧猶若過乎其分之適粹衷完行動天地質鬼神堅苦不渝古之人或後焉吏部重其廉憂其不足備養奏食晉江學祿君辭又以陳方伯珂舒侍御晟交薦奏引殊格優重上特嘉清苦月給米三石君又辭

上若曰朝廷以

孝治天下給米資養其母辭異舉流聞遐邇懽快善流生氣羣濁冒之風爲之愧沮嗚呼海內脩謹之士如君復有幾人哉固不獨爲莆幸也

皇上虔奉特復之恩斯其

謂至矣東漢汝南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史稱其隤然處順淵乎似道莫能臻其分而議其方荀叔以爲國有顏

子夫顏子豈易儼人者屢空不改其樂夫子以爲近道不遷怒貳過請事無違夫子以爲不愚而好學有若無實若虛犯不校程子以爲大勇然則君及孔氏之門殆將近道者不愚者好學者大勇者荀淑及見殆將許憲者許君熟養而須後効之收際主翊運道風事烈將匹休前聞人漢高士無足班者揮使徐成卿欲專爲其衛光重求序於予予曰如賓人之瑞世所共榮莆不得獨專也况衛耶書以爲有志清脩者式激聲聞而先鏡鑑莆風動自茲始矣

### 送湯新之總憲江西序

巡省風俗之使始於直指於觀風於按察觀察察訪於提



身集卷之七  
點刑獄提刑按察司 國朝因之總司視御史臺道視十  
三道中外竝峙以提振憲度整齊百司坊民欲而平事枉  
非隆實峻望無足副者于是吾閩憲副湯君新之有江西  
察使之擢君始令崇德也有廉聲予起視留臺過焉優以  
坐君謝不可予曰獎廉也旣別予曰自愛自是君賢名予  
心口以熟君爲御史以風力聞方逆豎之中禍士夫也位  
爲蹇力爲困剥爲及膚君搖撼顛墜瀕坎陷而無悔逆豎  
旣正法君連起有今用益究而剛不渝穹階固有屬矣夫  
事任分者易爲責總者難乎爲委察使總司者也震撼之  
鎮定其辛燥濕之調劑果盡服其心乎故處同僚難下者

難見而上者易觀也一病利之置施廉墨之舉刺果盡服  
其心乎故蒞百司難深情厚貌張虛而駕浮發摘奸隱燭  
幽陰而皂白一二之果盡服其心乎故刑獄之訊鞠又難  
一明獨運而羣蒙以昏一誠自將而羣售以詐故馭吏又  
難通者身之便非勅法之宜公者政之平非媒私巧請者  
之便故處柄要又難其亦故有道矣夫仁以宅心義以臨  
政寬以養量而明以秉幾哀多益寡謙其可循也明慎用  
刑旅其可象也立電照之體以施有雷震之威使美惡無  
遁情而威富無得以干吾法噬嗑又可用也夫然後素也  
誰污之完也誰缺之自愛之言爲君重屬致成終焉是亦



計世道者之意正德甲戌夏四月莆田林俊書

贈張白齋報政序

吾郡郡伯白齋張先生再以老請予朝不得命至是上初考之績天官卿業已不可強留其寅貳張君仲懷鍾君理夫以贈言來告予受役多意不欲數數然二君曰先生之欲也前二年解兵東歸拜先生公署獲覩屏間聯句有所謂鶴踏春晴者予爲之驚詫曰思之精有是旣又得先生見遺數詩最後得所著白齋淨稿盡讀之踈宕孤絕如峻峰激流景出象外平生齷齪坳坳之腸爲之一盪每拘局堙鬱偃蹇沉滯取先生詩枕肱疾讀則風融氣流神爽

爲之飛越古所謂誦子美詩已瘧讀陳琳之檄愈頭風有幽憂之疾受孫道滋琴數引不覺疾之在體者庶幾焉方故人落落壇荒杜散之餘藏聲卷迹韜其芒以自老孰謂海隅天角天遺一嗣音以主盟風月于我雲庄之上相長益不落莫如許耶亦深幸以快矣先生冲澹簡遠充養完至洒洒然出凡格吏事諳委是是非非物無遁情而售竒運察要非心之所樂也夫立體所以成化長孺之重臥治子賤之盡日鳴琴亦治何武無赫赫之名而去常見思吾人道殆將如是也先生請老不得去茲托之報政以行爲幾固微而爲意亦深以決矣今君相搜進羣髦商



略文治而咏歌太平固不欲勞老成以筋力之事安車蒲輪在山林尚欲迎致又况對揚清光之下叅檢閱而備籌量者哉處先生固有地矣

遙壽元老韓洪洞公序

士君子有大同必有大異露揚桃淺可以卜其中之所存而旋天扼海要非綿軟之所能任也我洪洞韓公質庵諫垣時也不立厓異於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量諸事爲理當否物勢便戾政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廓大濶永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詢咨

遠猷根求彞憲默化潛運氓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既又與二三元老大小文武臣伏閣論事賴宗社神靈皇上仁聖名德始

終以完優游然桑柘之境伯子士聰輒州守來侍仲子士奇叔子士賢官部郡江南水陸之其時一走致公願養天和弄孫子結盟野老之社明年乙亥年七十又五矣洪去甫八千里而遠問遺往來如東西家意索形求不知日之午月之夕予入公幾夢風雨寥泐公亦懸子幾臆也又不知夷吾鮑叔居易微之景仁君實當其時有是事抑未然



也莆人善傳真予欲圖吾二人真於短壑蒼松之下寓壯  
衰倦懷與意似而合貽兩家孫子世好之厚公不予爲迂  
謂然否也公平生絕媵婢自夫人先世獨處者三十年及  
是形神堅壯面沃若有光蓋所完者固一身之元氣亦士  
風世道之元氣也老成耆德士類倚爲元氣覘國者問安  
否知吾國有人世運污隆身上焉公之壽與予之所以遙  
壽公者其循常壽豈規規疇昔朋故之私云然哉公誕賢  
之旦去菊日十有七日餐英據圖固簡飲諒亦爲予亦醉

贈王石泉山東右轄序

吾閩幸王公石泉總吾臬也右良植弱濁冒斂戢豪食風  
爲之沮未半歲公有山東右轄之

命民群言之當道

請留非不知其不可而懇懇然以幸聞于  
上以終還  
而昇之閩斯人心也公初爲御史有名巡湖南湖南人稱  
真御史必曰公曰公及知廣陵廣陵人安而服習之歷兩  
遷始總湖臬而再總吾閩也人以其爲滯公邃學精識材優  
激揚而宿望足以鎮之如鈺斤運風駿足之騁熟路由今  
之見以符于昔者之聞公之席宜于南未煖而奪之東也  
夫勞極天下惟獄然霜清冰寒有畏而無愛故職曰雄職  
政稱肅政而司刑謂之秋伯亦旣優而舉之矣方伯旬宣  
之重有逸而無勞布  
德和令陽春襲物煦煦然流澤之



所優于臬宜優于藩也公之席又將不煖于東由中而奪之矣嘗私攷之風俗之論謂齊經術魯學問由太公周公之教然以齊魯論治與夫子變俗之漸觀之魯遺風尤在周禮猶在魯也夫子大聖魯人也孟子大賢鄒人也承文武周公之道以垂教萬世而鄒魯之重有今閩海濱猶儼之況誠其地者耶王道先庶富而後教化近者流寇蹂躪民壯穉枕籍死殆不可謂庶矣十年生聚省其役以蕃息之者竟何道青之田上下交之田中下近容有不耕之田禹定土賦交作十有三載乃同今不知何時得與他州齒何術以竟省其賦固未易能也況教化之施以盡還鄒魯之俗者乎則東亦未謂無勞也得人而久任之東之所也而滯收尤拔以授柄于內者日常乏材賢如公公容獨責歲月之効以需東之澤哉予不能爲東謀也又焉能爲閩求畀哉

贈龔蒲川湖藩左轄序

成化間予與李少卿范庵儲少宰殖庵夏通政梅所今大方伯龔公蒲川十許人同在留曹頗自貴重爲一流人其後歷中外皆有迹予獨落落無竒負餘愧焉弘治壬戌天下諸司朝京師 孝宗敬皇帝旌治理尤顯驗者數臣賜宴服以風在位蒲川在數臣中方須有殊用蒲川以大



叅病告言者數䟽起用上可之迨正德甲戌始以右  
轄起視吾閩方是時藩臬多君子公與左轄胡公竹亭介  
特清簡如一鑪鞫閩則何幸二公也居數月蒲川假行部  
之便過予敘懷悲哽歡快孰謂露稀星滅天遺吾二人良  
晤如是耶明日約遊我雲庄詰旦竟阻以事促還雲物盼  
盼然缺望猶時寄聲遊期方俟之公有湖南左轄之轉書  
來道別竹亭亦來屬贈篇矣予義不及送後之會無復期  
雲庄之遊者夢也公素履特定歸特早復與人世一責則  
斯出夢也公仕牒幾四十年由昔誠遲由今若誠速遲與  
速則亦夢也而乘除弗爽物價終酬失東隅而收桑榆者

如此夢而非真夢也吾道之行爲吾人一大願耳奚足留  
一意區區離合間哉抑均之遲暮感耳晚節末路尤吾人  
所深留意無容有苟焉者彌綸應會顧所自處以旋轉開  
合副天下之望者何如夫迹寄者易類名者爭之噐君子  
有其名未若無其名而顯秩要樞敝敝終日夕以獨膺叢  
寄孰若處閒任散對樵牧語爲適哉湖南旬宣行也不言  
旬宣語所大者如此夫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  
如狄梁公如司馬文正身殉社稷可也如呂正獻如文潞  
公平章軍國重事可也如䟽大傳辭位而去如崔清獻未  
嘗造朝亦可也公籌于斯數者



程氏姓源序

系牒至周爲詳漢而下有世譜官譜百家譜氏族志姓氏錄官有世胄而譜有世官名大姓者過江則王謝袁蕭東南則朱程顧陸山東關中則王崔盧李韋柳裴薛其餘邑各有望衢在開化則程在常山則江程起程伯周宣王時人也其後嬰存趙封君黑從漢滅秦普從破曹操皆封侯元譚爲新安太守侯景之亂靈洗起鄉兵保有州郡封忠壯公嗣是富起鄉兵定六州追封昭烈侯宗楚討黃巢戰歿贈司徒其子金紫勳孫御史大夫彥光曾孫克柔三世守德興以捍饒衢信之地濔守東密淘與其子旭捍開化皆廟食龍山賜額顯佑傳其從子杭從孫淮沅皆居開化故程之族始新安傳饒衢爲盛開化上湖之程蓋淘始也江出玄仲封江其後居陳留至源始居開化景房徙桂巖基徙番陽秦徙常山故江之族始陳留亦傳饒衢爲盛常山雙溪之間蓋景房始也二姓仍世有連紹興間元初自程來後于江遂附江姓按江氏譜稱彪未有子擇于程而子元初其後彪生元鼎元復仍子元初則元初殆李氏之存孝傳者謂元初隨母適彪故冒江姓又殆朱氏之范仲淹居今世已七傳而姓猶未復噫其亦晚矣夫元初之後歲時所祀與所拜者江之祠江之墓則江祖也程則何祖



身素集卷之七  
廿一  
哉昔狄青一武人猶不附梁公程儒衣冠肩武駢接容無  
青爲烈者耶識者耻崇韜拜令公之墓固同姓也矧姓而  
異者耶揆之春秋之義程固滅江而亦自滅也然循襲旣  
遠食指實繁非元人鉅公爲之領袖誰從而復之吾郡分  
教君鋌用之以義起禮特譜由程其復姓之大幾與予故  
攷程所自出與入開之始爲鋌立赤幟以指麾族人嗚呼  
水木源本之論程者祖而江者非祖也世無無祖之身復  
程之疏朝具而夕以聞無不可者與仲氏司憲兄綏商校  
焉求真譜而詳系之則程之世旣蝕復完而予之臆揣爲  
可追因俗更爲程氏姓源而序之如此

贈丁繼卿得代序

令甲世官惟武臣爲然勞其身以優答其子孫責以宣力  
排難亦世如乃祖乃父之時其優之固賴之也傳序旣久  
殊失前意甚至謂文事不足習而國章人言有不足恤嗚  
呼開國靖難之臣其亦幾完舊物哉總鎮丁侯繼卿世以  
武功進明威將軍守興化習尚文雅慎庵退然儒生介軒  
樹而爲宏偉光大之烈薦都閩以體統行其事侯襲官甚  
少統綺無餘習才猷宣茂韜略多講求應猝整暇而公慎  
副之同類自謂不及吾流中間有愧者爲東山司馬及臺  
使所知屢引屢旌而屢薦之兵部上爲都閩者三官三十



有餘年無日不膺柄任瀕海五鎮權同副叅衛使貳官雖  
尊猶韋弓房矢戎服聽帥令臺下侯推總四鎮二十有餘  
年南日建在中幫爲四幫仰視隱然又一大鎮擇而慎以  
付侯侯再蒞值歲連飢漳泉盜連起侯飽士練兵修戰艦  
嚴斥堠申令遣諜優有以待之至則就擒引而去帥令間  
肅冗兵俠校醉詈而豪奪者無敢跡故武村市宴然人惟  
侯安也憂其期日代去去復弊海鄉父老謀所以再借于  
侯侯聞之曰負父老甚吾不故吾矣方欲角巾野服以籍  
手遊鄉先生故物猶厭容覩顏大鎮然哉強之又不可因  
予姻丈莫君廷昭以求重於予予曰侯不渠借也河濟之  
間備車而酬直者廣原如砥日馳數十舍車人安之秋水  
時至河決殆若峻坂續絕濘淖而車不得馳不得馳則不  
虛取直矣物化固有夷而險易而難者君子與道消息能  
智能愚能勇能怯徐邈人以為通而又以為介其固始爲  
同終爲異耶父老曰侯不終借矣乞言於予刺之綺以爲  
侯贈

榕城別言

府尹牧畿內之民古三輔之職近時楊公月湖始蒞李公  
仕脩繼蒞未至代以竹亭三君子一時道望公禔身砥行  
內完而外晦起曹即歷大郡大藩在有勞績及是命人皆



身素集卷之七  
曰聲先實副挈而與之矣數日公書來雲庄曰吾歛四方之志爲一壑之雲力亦有弗逮也順天人稠物雜其化物已久爬櫛澄汰反之正難且勢以地異遠則專專則其志可行故吾也近則分分則動有牽制不故吾也吾胡取一類哉投鼠忌器薰狐者顧其城有不可問者矣爲雞謀菽狸伏而掩之爲羊謀草狼恣而噬之有不得制者矣薙棘燎蔓惟恐夫蕙蘭林木之傷有不容擇者矣以剛則敵而徒以速悔以柔則隨依違附和委弛而不自振辱殆甚焉吾焉折衷哉予答書曰斯所謂循良公也公繼月湖者也月湖鎮雅黜浮居然古意樹奇運察於公奚有哉嘗觀夫

醫矣補益元氣無責夫歲月爲功而攻慰速効知醫之所無取周人東郊之治歷三紀而風始移慎始周公也和中君陳也成終畢公也政不同而心同也俗因俗革奚局哉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繼月湖之政豈在規規守勿失間哉吾夫子論政以寬而許舉政者以猛子朱子亦主用嚴之說剛柔相濟殆其然乎公自念哉有子人之大政有潔已之大幾造物無足吾人屈久矣偕公謀焉藩伯姚公東泉陳公蓉湖鄭公巖山喜曰是可爲贈

贈王石泉大叅湖藩序

翼城王公石泉在進士齒特少候朝之次退然寂坐羣喧



中予時在刑部屬私異之曰慎重有如此者起貳閩臬顧我雲庄中間契闊者餘三十年公鬢毛蒼短德器益以混成冠服仗衛皆數十年陳物歷階登席一起居外無復話言茶畢請而退私異之曰樸簡有如此者公衙非致胙致餽食惟菜豆臨視下屬厓角俱化而區別畛域無爽使人無少涉蹊曲之萌詞降而心愧屈焉又私異之曰廉未有如此者予所宿與名下士李公士脩黃公公獻意者公品流長短補截意者或右焉一日龔蒲川道公在諸生爲沈思古獨賞儻之吳下奇士在留司視獄外不釋手書卷有博洽名爲負外郎移病歸養老母旣又疏終養疏致其政

家居二十有餘年逆豎誅例以清流起用不養交不循俗速化同時人俱盡無知者而載淹以久中實外晦泯一定于紛翔競鶩之時士居今有是哉乙亥公始有湖南大叅之轉寅案稍稍爲洩所弗平而重致弗滿爲公之地公自若也予於是求公於古人要所謂有道之士非歟始公引疾包孝肅親老侍養之本懷乎繼致其政比宮子衣褐之終身乎繼而起越石父敝冠反裘而負芻乎繼而又淹太史公周南之留滯乎夫爲親自爲竟而未免人役迫於勢也不見知而不終悔命與義也求公以諧世不逮人亦遠矣求以集事猶夫人也雍容廟堂標表來進翊雅而愧浮



歆發感動與防範而劫制扶掖之機有前此而後彼者總  
臬周公儀偕寮案三數公以序爲役予偕爲顯幽之論  
使識治有聞私失士自創而箕穎初懷歸意滿腹不置此  
么麼也

### 榮壽圖詩序

國家崇右風教優異臣工內七品秩而上三載初論稱  
得封父若母以旌年勞敦孝理于天下戶部主事龍坡黃  
君伯望用是例封尊府廷立先生如厥官母方封 安人  
士大夫作榮壽圖拜詩爲壽而後實濫首簡惟子之愛其  
親亦猶親之愛其子愛其親欲其榮壽猶愛其子而欲其

才且賢也其性至真而其情爲甚切然才賢者可自盡榮  
慶者莫之致而至故洪範五福不及乎貴孟氏書著一樂  
釋者謂繫之天物固有造化不能齊者先生年七袞大安  
人七袞有三冠翟交輝椿萱偕老亦榮且壽矣莫致者可  
致不能齊者顧得而齊亦何以得此於天耶先生夙承尊  
府廣元教諭公庭訓授主事君以世儒業教諭爲父主事  
爲子其作述者恒無憂閭井搗謙林泉毓晦其盛麗者恒  
無縈詩書衍澤孝友睦家 安人和懿艾安閨壺雍肅其  
俯仰者亦恒無媿得之天者宜負異矣今夫水澄之則愈  
清木培之則愈茂而謂人不然愚如俊不信也先生蔗境



清夷齊眉荷寵主事君疑重服官樹有風節究所自盡以  
逐續休命于天良亦深致助愛云耳身親枝也不重于身  
亦重于親輕其身而能重其親者蓋或未之前聞也則所  
以守已者惡得不至爲學者惡得不豎蒞事者惡得以不  
慎且勤身重則德尊德尊則業久業久則名彰而親之心  
以樂心樂則致壽積久可以累榮得之天者則又宜夏異  
矣俊庸序之以發始事之端爲後日愈壽愈榮地云

黃鶴樓贈別詩序

黃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鄂城距大江名曰黃鶴  
山山盡處石窿然崛起石之上樓也棟擘嶒嶸層甍飛舞

偉然湖南一竒觀岳陽滕王不及也予嘗評斯樓有君子  
道焉屹立天南下瞰八極俯岷峨倚星漢而不知其高納  
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弗驚疾風無靡寒期暑候  
與時偕行陰慘陽舒憂樂同態喧而能寂特立而不隘斯  
其大凡也登斯樓者其亦將無取乎有是江山有是樓無  
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者其將能無負乎進士金沙馮君  
時濟朴直沉晦好問學善記古今事頽然儒者奉使岐  
藩道經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  
繪圖賦詩爲別俊序其勝與其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  
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哉異時翹楚士夫洸赫閭井



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  
凭高眺遠把酒臨風旅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  
子之意亦非所以贈君子也

少宰何公燕泉贈篇

命物之不齊氣也少慧之遠至之期而晚達亦孤蚤遇之  
道德優者才局質厚者寡文氣之鍾有如是爾燕泉何公  
上世再以易學取進士樹英稱迨公而清發穎異昌黎子  
謂南諸山獨衡爲宗而柳當中州清淑之氣竟歸之老氏  
者流予常薄其輕安公有得當者嗣學于家成學于李文  
正公之門也怒長迅發謂慧也少未冠掄鄉魁第進士謂

遇也蚤而腴中瘠外退然若無能盤錯開解恢恢然有餘  
用矣仕而無忘力學會博領要尚論古人高詞巨策作者  
相頡頏無愧其在司馬曹也勞望積以逾久始大政山藩  
長卿大僕君子謂淹副都憲巡撫滇南也君子謂允方是  
時羣奸柄政私門溪壑之欲倍于常供民搖抗不可靜公  
懸法杜橫守貞而運恒奸豪斂氣臺憲生風焉迤東夷引  
類連羣于我王度公曰養之過也吾艾艾之算授而功告  
成君子謂智且勇 新天子更元嘉靖拔用正人進公  
少司馬南京方俟代又入以爲少宰夫本兵固所習閑而  
銓鏡之重又非公不可于時白巖喬公石潭汪公暨公皆



見素集卷之七  
極三銓之望輔成新政羣心具屬焉夫治道在風俗風俗  
在人材吏潔於上則風清於下表儀歆發重有執其機者  
拔真斥僞本衡量之公而柴車藿食亦本樸儉之化正身  
率物固節用愛人地也亦渾龐敦大王化顯行之大關綱  
領五曹訓齊百職以上贊皇猷其非細故也直去閩萬里  
藩臬方陳諸君子專价屬言意若有所授拜公辱焉不揣  
忠告爲斯人翁張抑亦自攷云爾

### 大禮奏議序

嘉靖釐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今人 聖君賢相其若  
是盛也方大老石齋公服憂解柄 先皇帝專使強起

于家禮畢敦迫以來不溷俗化不養交不草 南巡制

勅爭 國璽不以隨固已窺見其獨一旦翊 真主

以運幹泰平元猷秘策如陽春播物萬象改觀挾日以升

遐隱畢照然後知老成謀國晦須以章 天地 祖宗

其固有以待之也 尊號之議首尾數十疏義正詞嚴

上煩 聖天子委曲引諭如家人父子不以卒變一時

偕事侔德協心至封還 內降決從違爲去就臣直君仁

一時之極矣議濮温公蜀公王呂諸君子固在無報詞魏

公六一地下猶有餘愧也公身當國怨揭家族以博中興

古社稷臣也譬諸舉鼎百鈞盡氣再絕臚方知舉千鈞者



之難舟百斛盡量再胥以溺然後知萬斛之舟長風駭浪  
 如輕舸穩流之不可及也公有摯旦之烈以不居無右之  
 功峻階穹爵懇辭若浼焉是謂勞謙有終俊無似願祝公  
 卒佐 聖天子 聖天子卒用公公卒用天下之賢  
 中外順則囿毓太和以造民福為 皇明卜世俊雲庄  
 一席其有餘帖矣

金田王氏族譜序

留臺右轄王金谿公之族出撫之金谿至安成金田為盛  
 又二十有一世為公猶號金谿寓無忘也夫萬有一氣有  
 所始爾矣諸山紛錯而皆本崑崙葉令王所由始金谿之

崑崙也吉守德載翁王載遷之始金田之崑崙也其間昂  
 伏續斷春而岡阜而陵夷而陸者何限至公巋然喬嶽為  
 雄鎮具瞻蓋相承者世所以相承者心也世貴於傳傳在  
 人人貴於傳傳在心則道有足恃而氣機突發叢巒複嶂  
 有例視為常者鳳無百鳥之羣藜棘之茂芝蘭伏焉王金  
 田之譜脩自公諸父翁國禎父贈都憲翁光表而載脩于  
 公其取諸人其取諸心其求諸道之獨尚其氣機之突發  
 為常者王子姓當自得之離而合遠而自近譜乎始倡而  
 先和化而齊亦譜乎始子文之治楚也君子謀其後光遠  
 自它有耀所以上敬仲之收而忘世之賢無能為父一貫



其不深可慮耶公方格勁氣折不能柔子立羣邪之間無  
取自溷幾先遠禍退勇林棲者以久寧濠叛公不共戴天  
相陽明公以立收擒王偉績奠安 國勢息搖抗之人  
心 聖天子居潛熟知而義與之應 天承敘公一  
年四轉官猶若未副答功以慰滿人意斯人論之公亦欲  
王氏道也詳見公敘

辭謝錄序

元人者必有以貞其志浩其氣俟時以發其光明雋偉之  
烈大明當天羣陰退伏其非細故也大老石齋楊公起異  
童收蚤遇以有今師垣歛若嗇退焉其若怯吾不知其勇

其晦之深也方正德間壬辟煽處公無私同出貳司徒留  
部 春宮舊德殆非其所也未數月 先皇帝念之

晉司徒又念之 召入以爲內閣公辭不可老以請又

不可殿學孤卿存恩異數公辭不可歸省少師翁又不可  
服憂存慰勤復未卒制使相屬于道亟以還公人者曰公  
胡爲起也 巡幸爭不草制載空勅符璽以行強之又

不可公之危亦至矣忠誠所感竟有以諒其衷而強委重  
焉以竟收受遺定策之功健將驕兵元亮宿靈夷劉翁戢  
之聲色俱泯之間鼎革之會也狄梁公爲唐司馬公之爲  
宋以期還我 祖宗之舊功高弗有而力辭世封焉公



身素集卷之七  
無南無去無怫心之任非所以爲公南而入去而過求怫  
而要諸道猷裕圖終弘濟艱難其弗遺餘力矣君子在治  
在亂若鳳潛升貞利龍之所以亨道消息爾矣公前後五  
十餘疏某竊觀危孫之機今 天子明聖遐隱畢宣危  
言亢志百世一時也某以徵之天下士而集思 廣益則  
願之於公公無讓哉公戊戌進士前輩稱榜中得人一公  
可也晨星落落同時亦僅某故以某序

竟陵孫氏族譜序

族譜本始之書兩儀始太極萬有始兩儀萬有辨類祖人  
之始也始則羣而姓別之別而至於紛不可辨譜所以原

其始也寓目尺楮之間尊幼戚疏於是乎在而豈徒者哉  
自冠履易賓舊物改觀高華望闕賣燭而鬻櫬者何限故  
譜其有存者耶太司徒安陸孫公九峰之族之譜其得而  
盡觀之衛康叔之後武公之孫曾耳爲衛上卿姓始也自  
廬而常而沔而郢中爲今安陸族始也自興二而重而銘  
而虎而毅而盛而忠世始也自公而上遡之忠則父盛則  
祖又上則曾則高我 太祖龍飛淮甸銘六兄弟迎自

采石定太平入建康死忠者半銘千戶侯淮達百  
戶侯注安陸一衛使相聚也出 聖諭云爾旣之飾樓  
楯復宇廡爲安陸舊觀而淮移鞏昌達移忠州比卒皆還



葬安陸生離死合誓固云然也既之虎讓世官于仲氏信而自占民叛安陸孝友之行孫世承焉既之信護衛西安而大宗之後由公而祖而父皆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子元爲御史又爲編脩重緋疊紫三房之世官無及甚矣讓之爲德謙君子有終信夫世常言鳳麟無種貞元會而儲精發祥出飛走而類者也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由上宰入爲司徒歸隱九峰受知 今天子潛邸起耆宿再入爲司徒以輔成新政爲國當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耗殷阜之舊國命民命身任不疑功 朝廷而望中外爲今鳳麟編脩君亦鳳雛麟趾爲類孫上卿始盛千兵兄弟再盛至公之橋梓而極矣抑環復乘除之候有不  
得常者獨不孫氏念耶春秋生落草歲計松栢千計金石以天地爲春秋公肖質引類小之爲松栢大之爲金石於孫氏盛卜焉公交名志同其字後學尊而不名稱九峰翁某五十年道義厚敘斯譜孫告亦林告也



見素集卷之七

見素集卷之八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九牧鋪記

國子監丞林大猷子道過九牧鋪而感焉求鎮遠知府同  
邑周瑛梁右書之建寧知府上海劉璵廷貴通判餘姚龔  
球天球碑之命族人子雲南按察副使俊記曰鄭有鄉荀  
有里九牧名鋪自林氏誰之云者見素子弘治戊申九月  
望日



墨竹記

墨竹一卷故太常寺卿崑陽夏公仲昭所作水石竹所也  
烟靄竹時也脩癯竹容也聳拔勁節竹操也少而直老而  
不仆竹之始終也羣而不同剛直而有制竹之體用也君  
子居其所值其時正其容堅其操以善其始終而具行其  
體用亦若竹然故多植以自况或者因留神於繪事然象  
形益易則經營置位益難工唐蕭悅之竹不可見樂夫稱  
其入神宋文與可筆勢遒勁柯葉踈理殘刻斷簡至今觀  
之尚精神飛動宛然在風烟月露間其言曰畫竹必先得  
成竹於胸中則亦幾入聖者于時蘇文忠公子瞻與其子  
邁皆善竹子瞻在徐畫竹益進與可許之謂墨竹一派近  
在彭城我宣宗朝中書舍人王孟端亦善竹其法宗  
與可而稍變之夏公之竹與與可不合然亦臻其妙故名  
亦盛傳予嘗謂與可之竹得其神夏公之竹得其韻使均  
其時彭城之派不復道說矣侍御吳憲之以是卷示予披  
閱之餘爲記其槩如此憲之清雅有文學名家藏畫亦多  
尤珍襲此可以見其志矣

倦還堂記

同寅王先生一齋家食時念舊居湫隘市地邑南結屋庇  
寒暑而棲息焉屋背圭峰前匯河潭社溪三水東澗遶其



左障阜直其右土壤夷曠花竹清野灌木美石麻布而羊  
蹲如別出一塵界旁有園可棗可桑田可秫池可菱芡芙  
蕖畜之魚歲可盈尺可釣而有焉居之勝於是乎最比服  
官未嘗或置懷抱也今年夏以疾疏于 朝乞致仕以去  
撫巡而下勉留之不可俊曰是吾人始終也毋強以爲一  
齋謝爲知己遂顏其堂曰倦還紀實也昔陶靖節令彭澤  
棄官歸栗里作歸去來詞曰鳥倦飛而知還蓋以自况一  
齋庸取諸此夫鴻飛冥冥弋者奚慕大鵬運風而下無幾  
乎斥鷃之笑鳥容知所擇哉載翔載飛翳翳將夕天路靡  
懷舊棲忽在戀鳥無量力爲耶力則飛倦則知還鳥之真

亦率鳥之性也離若真矯厲若性折翼惟毅行且不免鳥  
亦審厥幾哉飛行也還止也知智也倦時也不良于行不  
昧于止任其智以無拂其時鳥得吾人道焉人之道適意  
而止耳隙駒百齡逆旅一世過目浮榮吾心身中誠奚等  
物顧爾營營瀕老死不少休無亦鳥之不如耶夫知足不  
辱知止乃不殆出處立身大節容不深計預圖之耶靖節  
一齋其竝謂無愧者或曰靖節耻督郵折腰命駕言旋一  
齋志豫而道亨遠尔勇退彼處其易而此處其難靖節家  
無儲粟至貧食自歡一齋先人之田歲可取給彼處其難  
而此處其易是又學惠之魯男子未宜一例論一齋廉斷



方實記古今事甚富詩學陶文得退之風法負抱義氣以  
冬官主事論救大臣左官思南推官用人望薦授南京都  
察經歷擢湖廣提學僉事世居仙人

十德堂記

合一十一公爲一圖紫執笏中立者睦州刺史諱披緋執  
笏降左立顧若語者端州刺史諱葦紫執笏又左立若聽  
者江陵府使諱藻緋執笏降右若前行者橫州刺史諱著  
紫又笏又左若平立者韶州刺史諱薦紫執笏又右若階  
前者通州刺史諱擘緋臥笏又左獨下立者邵州刺史諱  
蘊緋臥笏又右步橋左者循州刺史諱蒙緋臥笏又左隱

松間者同州刺史諱邁緋臥笏又右綠執笏又右行橋間  
者福唐刺史諱旣福唐尉諱攢皆烏紗帽烏布鞞大帶尉  
而上鉞尾皆鏤金雙銀服飾樸古博袖寬祛腰倍齊橫緝  
無辟積無殺縫領卽以束頸無中單方領鞞布文若襪復  
而異唐制刺史上州從三品中州下州正四品尉從九品  
三品毳冕七旒五章紫綬四品絺冕六旒三章青綬朱襪  
赤舄公事則朱衣素裳革帶雙佩白襪烏皮鞋九品青衣  
纁裳革帶公事青衣以後三品服紫金玉帶鏤十三四品  
服緋金帶鏤十一九品服淺青鍮石帶鏤八要與圖不類  
意復有常服歟圖故江陵裔孫訓導崑公所藏筆力神健



絹寸剥無完要之數百年物它無深論也舊位爲圖俊序而合之圖九牧紀盛也圖睦州所自出也圖尉賢也賢父子則圖賢兄弟則圖賢叔姪則又圖江陵閩破荒進士林世科之始也邵州及尉忠孝擅聞林世業之始也則十一公也以十德名仍吾林之舊也趙丞相諱臯九子皆賢時稱九德之父十德之門林之盛之始也仍舊名互見也且曰十德九牧之父九牧之叔姪踰其數無害其名猶望後之賢子孫踰其數無害名九牧也蓋亦多矣有竝賢以顯如是者耶真影千百年皆存如是者耶因舊名附新意可合以圖無忝如是者耶林之堂皆所宜有也抑深勸矣

父者曰其母負是父子者曰其母負是子兄弟叔姪者曰其母負是兄弟叔姪嗣德象賢濟美圖一大機也嗚呼林自少師得姓至林丞相大盛睦州再盛裔是而盛亦屢矣一門之內容或未然者其又可無責乎嗚呼式克至今日休亦惟吾林之慶弘治己未七月望日邵州二十二世孫俊拜記

湖湘二友記

西湖處士羅浮人先爲吳市門卒風骨峻整不習爲詭隨名隱隱動江湖間有佳子殷高宗署之台鉉不爲易牙所樂媒孽弗齒其友淇生澗長身玉立有竒節毛公連拔之



以中書侍帝左右益長使貳楚子視刑曹頗任責焉生厭  
苦之去之瀟湘屈子不能識也處士曰君子也呼爲此君  
相與入荒烟埜水寥聞之濱學辟穀金谷生者愛魏君黃  
姚君紫李白以陰見厚二友欲依焉闕其庭荆生弗治二  
友曰可去也拂衣去僕僕道途時天寒大兩雪處士膚起  
粟此君飢腸屢空猶任直先已據伯華上小五大夫肉食  
叔夜子猷東坡山谷重焉四公死二友落莫無知者夜夢  
槐安國語曰非柳非楊兩木之間其當歸比覺喜曰吾其  
林乎遇主人竝載以歸三揖肅入爲具徐生榻穆生醴范  
生鷄黍割肥擊鮮供張甚盛二友曰毋須是其灌夫之從

自是深晦匿英標逸韻亦時一露見主人熟伺之自恨相  
見之晚勤東南弗懈風清月澹主人索處士笑爲歌召南  
衛風之篇此君發金玉爲和形迹尔汝兩忘也嘗試孫武  
遁法主人夜歸無覩也時暗香滿室東壁下淅淅聲主人  
燭之曰在是在是更問何術曰吾能龍游葛陂肌化冰骨  
化玉神化美人吹律而寒谷皆春亦未知實能否也謂主  
人曰剛而不折直而不踈子過我術無足問也因訂歲寒  
之盟心孚氣合若金石之友者見素子曰賢者也曷往交  
諸坐而言弗應主人曰是毋幾風味者又弗應見素子趨  
出喟然曰命之矣蹈三逕之蹤而自溷鍾南之迹宜哉君



子之棄而處士見疎也主人字與慎別號梅竹主人見素子則俊家鳳山同林氏云弘治辛酉四月上浣記

興化府貢士題名記

賢書登之天府嗣是有相國之署慈恩之題登科之記國朝叅而用之題名樹之國子郡而下聽焉夫士趨之藏否人才之登耗風俗之若醇若醜一鄉者視天下易見其彰瘴易施也其惡可少哉莆郡學碑舊別進士貢士爲二至是貢士碑位盡不可紀博士彭君流謀偕事立之以質郡大夫曰可部使者亦曰可別乘張君瑜遂獨任伐石劔郡碑之則來請記俊惟文運與氣運相感衰天地之氣自

北而南唐虞卜北土周卜中土自時文運漸薄于東南嶺海之區莆又南之尤也漢而降始籍民板冰嘉時始系儒貫貞元時始第進士茂宗華胄文獻成風駸駸然齒上國海濱鄒魯之論弗誣至趙宋而盛極矣夷攷其故曰吾道旣南宋亦南渡道固氣之先至者也當時淮甸盡汚腥羶文運自不得不偏之南莆甌閩下郡川岳委輳靈秀聿鍾生智以謀生直以諫強有力以任惠以牧廉以風武以撥亂世而反之正元宰貳樞肩項以出而道南之派又特滙于其間倡伊洛則林艾軒師紫陽則潘陳諸君子風動雷行興起甚衆夫鍾之者若是其異也開之者若是其先也



端其趣者若是其委源會其歸者又若是其誠至則文運  
自不得不于莆獨盛今之莆抑不知視宋盛以否也發于  
聞感于見成于修科目之登天下無及焉士習之爾雅亦  
然張英風於寰宇質粹行於神明文騰奎壁之輝節凜冰  
玉之操紹烈嗣聞鏡觀而善其宋固未遠也記始於弘  
治已酉至是凡九科二百三十有九人虛其左使嗣刻焉  
嗚呼風俗誠大矣百扶之未足壞之一人有餘焉考名論  
世鄉之人均有榮辱也其惡無責哉正德丙子春二月吉  
鳳山見素子林俊記

自然亭記

太常少卿孫君志同先爲南京駕部主事市城之東隅柳  
灣居焉地絕幽曠環圃皆修竹君規其中高之清陰下覆  
以上隔炎歊修柯旁列如篲剝委徑以通其中廣輪踰丈  
可坐十許人蓋一園丁窮日之力闕邃虛閬天趣自然不  
碱不甍不棟柱固莫知爲亭亦毋害也晝寂境澄攤書孤  
坐塵汨汨以將遠風浙浙而徐來挺然立者自然之體裁  
嘎然鳴者自然之聲音淡然遠者又自然之風度可攬而  
有也金陵人以亭榭相高卽彼視此宜若可笑然粉黑丹  
碧花卉圖書盤榼歌舞之盛不自知竟入於俗又惡知此  
亭清脫便易自然如此哉安所無事任其性以無伐其天



亦逸且約矣夫澹以明趣簡以觀其煩則盛麗何物而凡非自然者皆吾所深避却走者也君固寄有于亭而遊君者亦自得夫亭之外不然金陵環圃之竹宜不少此亭無得而稱焉况誠非亭者耶俊辱君布衣交比同南京每過從則偕坐亭上久之而後去雖未敢自尾武公之塵要亦非六逸事也居再歲俊承乏雲南君尋薦署吏部光景轉瞬十四年離合逆旅此亭亦傳舍今未知又落誰人之手而此君亦未知無恙不也言念疇昔悵然動懷君邃密莊整德器完厚諸生時已賢名今已顯然物望亭之續未可知其寄有於亭者固自在也追記前蹟使它日論世焉弘

治辛酉五月朔日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林氏重修先墓記

吾林按江陵墓田跋邵州續慶園自隋開皇居尊賢里之北螺村先墓二十四坵在焉尚書續跋謂村北一里七坵竝丁向爲江陵上世七祖居人至今能道者然未別何祖也公路之上今積翠庵之陰九坵一行竝丙向九牧墓也澄渚睦州墓也鷄啼坪烏齊院之上厲仙人授穴瀛州高平墓也瀛州睦州祖也高平其父也九牧子也端州江陵橫州韶州通州邵州循州雷州福唐九牧也有田澄渚林主之栖隱僧主之以共修林之祠若墓祀焉世遠族分比



螺徙澄渚之居又徙端州則前埭江陵則下井邵州則材  
行竹澗井頭其它蟻移蜂折閩粵間滄桑變滅田駸蝕祠  
墓駸以廢祭至正壬寅亂墓不可守以仁者以九牧墓前  
地施末福寺僧霞谷建庵食以田百畝其後霞谷之塔與  
其徒絕基之墓叅焉則九牧南也侍郎公文議遷之不欲  
獨任法屬之郡優寺之役以佐遷費公卒竟未遷最後從  
子軻廣公意偕衆立祭田樹所立神位碑故九牧之墓前  
埭有祭弘治己未季瓊第進士明年俊起僉都御史材行  
房也又明年元甫爲副都御史井頭房也又明年茂達塾  
富第進士而中書舍人載錦衣經歷釗太僕寺丞堪竝時

以顯前埭房也其它領民寄膺士範捷鄉書聯竹澗下井  
以盛人曰十帖九通然哉左布政使華公仲賢俊祖教授  
公高弟子都憲同進士俊刑部時同官也聞之異曰九牧  
名臣名名天下閩人第進士江陵實始之倡忠義者邵州  
也墓廢不脩有司無責乎援詔例下之郡知府陳公效同  
知談公經率義唯謹饒郡通判洪不欲重煩于官也率其  
房佐三之一而擇其才者茂春嘉猷近豸董其役九龜平  
峙廣一十六丈而竒莆僅有也竹澗下井復立華表而追  
正僧之遷事後曰吾林衣冠不中輟于是可已也僧感加  
愧卑其塔若墓之垣於是藏骨猶故而外勢改觀材行井



頭復新瀛州高平之墓家君主事翁與都憲復割祭田於  
是瀛州高平睦州九牧材行井頭又有祭矣嗚呼距知八  
百年而載舉之今哉修墓祭墓非古也小宗行之尤無據  
然揆情起義亦無害爲禮肆在詔恩屢申修飾而祭墓自  
天子達無間者準今推昔林之祖亦有今日之心哉則亦  
無能已今日之報也夫嗚吠之靈青蛇白雀之異容知有  
不萃祉有今如前哉神助之文容知有不開發有今如前  
哉罵賊之忠憤容知有不作委質之氣有今如前哉祖孫  
父子兄弟緋紫無虛位容知有不啓佑禪續昌大有今如  
前哉神之道不可知然亦胥自盡者蘇丞軫具梓漢命記  
其詳遂聯書之若總祠之建田之復睦州墓之修則又俟  
子孫之賢有力者弘治甲子六月之吉邵州二十二代孫  
俊謹志

積翠庵林元末與山七十又六畝田一百二十八  
石洪武初造冊始報永福寺見霞谷行狀查梁志  
東林塘西陳則北大山南公路則山皆林山也睦  
州墓在澄渚

### 君子堂記

莆郡王文學廷器將屬記君子堂授意郭君思清云爾予  
曰無王氏事耶王子猷性好竹呼爲此君植竹記稱竹類



君子先生好竹乎曰非然也無蓮乎愛蓮說稱蓮爲君子  
茂叔所好也先生亦近之乎曰亦非然也曰然則自况也  
則非所以自附也裴主簿不知何如人君子齋荆公實記  
之公之文流布海內迄今四五百年而主簿之名因以不  
朽予則如何曰亦非然也先生括蒼人縣有君子山王氏  
世居山下堂名因山名也曰然則何記記者紀其實以垂  
不朽之托云耳山不朽也堂所是山可無記矣郭歸以告  
翼日先生來席且定避而言曰聞命矣竊有自解者齊之  
泰秦之華晉之恒楚之衡皆鎮也武夷峨眉匡廬則元夫  
鉅人所生與旅寄而名耳君子山措甌括一隅天祕而地

惜之至今焉譬諸野逸非有物色則終焉而已然則堂固  
自附於山而山亦不能無待於堂也吾嘗坐吾堂以觀夫  
山之艮止不遷則吾之燥心定矣坯土受而不辭則滿心  
消矣草木鳥獸寶藏生而不有取之而不斲則夸心鄙心  
又息矣朝嵐暮烟丹碧縈遶石出雲土化雨以幻天巧成  
能二五之妙則吾之斐然文陶然澤者又自考矣吾非山  
之所得托也且不東走齊西走秦南走楚北走晉所謂泰  
者華者恒者衡者無得而見矣得見吾君子無可乎夫子  
思聖人不得見欲見君子以及有恒山固恒也守吾恒以  
無負吾山以無失君子吾將覆篲而往亦將懲丘陵學山



而畫也吾王世有令人衣冠文物甲一邑雖不敢妄附茲山亦不謂無得君子也予曰辯哉云然堂不可不記也予告子矣予不能荆公文不可傳也子歸而時自勵焉予將附以不朽弘治庚申九月吉日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 息心亭記

予獨愛村居水泉林麓之勝當予意者惟白水爲然靜士達人偃蹇數四當予意者又惟李先生深甫爲然先生旣謝京博教事歸白水息心亭所爲作也間語人曰吾觀陰陽之化以靜瞰動息之機日之動而盡息乎夜歲之動而盡息乎冬以至貞元翕闢天地一大動息其旋轉則又無

窮焉惟人生則寄死則歸歸則長息而不可復回其無甚痛歟故壽率百歲爲期五十則衰衰則亦可以息惟情態就涼快目稱心之不如其舊其不息恒多矣吾誠念之夫光景轉瞬吾已望六之年後日之不足把翫亦審矣抑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吾又可委動于子而自息之時吾何繫而不歸哉吾坐吾亭一腔淵觀百念灰寒閒雲意定白鳥機忘農談魚話於雨香烟細水光月色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而溪山猿鳥之非吾分物是何有簿書鞅掌以役吾形輪蹄奔軼以動吾氣枯榮升落以紛吾之懷抱者哉言已有進而言者曰亭名義似矣夫掃軌深棲據梧送老



日之夜歲之冬子之戌又合矣獨不聞甚衰無夢未忘擊  
磬之心乘化奚疑尚托閑情之賦士君子主持世道至靜  
有至動之感焉不然疇昔之夜攬衣數起嬰江湖之念而  
系杞人漆室之憂者非亭中人耶先生曰有是正德丙寅  
冬孟見素子林俊記

### 湖廣貢院增修記

科舉昉於周迨宋詳焉荐棘限簾制度草創開元間禮部  
始有貢院崇寧政和諸省貢院立矣湖南地居形要人代  
遷改 國初鄉比有事假城隍廟爲之正統間始建鳳山  
之陽因山爲制席舍聯山岡而公堂顧俯其下位寘殊弗

稱成化戊子有司者更之仍陋襲簡率期至則役千夫費  
千緡權宜修飾一畢事卽如廢墟弘治乙卯予監試院中  
思一處而非專責也歲甲子監察御史包君澤來按是藩  
適屬舉事偕同官夏君璩藩臬之長今都御史朱公欽湯  
公全暨諸僚貳謀曰薦賢大事湖南大藩而是地處士無  
苟耶且歲必修修必費費竟無用孰若一修而永固費重  
而歲歲存者耶僉曰然質之都御史今侍郎韓公重王公  
鑑之語合授事于武昌知府陳侯晦聽自擇其屬與部民  
之良者委焉而視成于朱時江漢飢武昌實發粟八萬斛  
望哺者猶蟻集城下朱偕陳謀曰是可舉范文正法矣具



米于官人四升而傭之遠近畢至日無慮千人乃市民居  
拓地四畝許前爲騰蛟起鳳坊稍縮爲門有三司公事廳  
百職供用所有樓有祠有受牲之所門之內有檢閱廳有  
飯軍局路紆迴轉摺廣四丈而餘當摺處有某坊有二門  
有閣扁曰大比文場有巡綽房有樓立于臺上則明遠樓  
也有監試之至公堂衡鑑堂在其右監臨居焉有公宴之  
文明堂堂前左爲謄錄所對讀所右爲彌封所受卷所謄  
錄加樓棲諸生也後之左爲提調堂右爲監試堂又後爲  
五經堂出題處也有收掌試卷所有刊刻刷印局又後有  
文衡堂左右爲室考試官居焉月臺之左有庖廩門有供

給所有物料房有宰牲所有滌噐池棲宿炊浴拚除地具  
焉凡爲屋間計者二百二十有四樓者二坊者三井者七  
屋新者十之八仍其舊而修者十之二垣以丈計者若干  
肇工於是歲二月至七月以成告堅樸明整不溷不泄執  
事有戒而後先以臨者易密士子作氣亦倍是于前矣陳  
侯以包命屬記久之陳復書曰包不幸矣義不可使無傳  
惟古聖王茂弘至道搜進羣髦堯靡遺野舜闢四門湯立  
無方文濟多士固非規規藝術以繩度人才然自科目之  
設甲貶乙更未之竟廢蓋所謂無可柰何之法而羅英掄  
俊無越此途識治者深望焉夫重士重道也亦重治也則



所以羣之聯之開成而廩食之由之上甚勤而閱試之地  
由之有司者顧如是其苟是宜其有是役而衆志之胥同  
也夫事始諸心者也固則常襲焉畏則難阻焉隘則嫌忌  
焉踈則陋遺焉不襲不阻不忌不遺非智且公且密且勇  
不能奚獨一貢院集事間哉抑諸士有忠告焉去陋就嘉  
闢隘而厥宜有司責也迨其身獨無所同然乎未可他求  
者亦自盡而已矣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吉莆田林俊記

見素集卷之八

見素集卷之九

後學黃佐校正  
孫男及祖重梓

記

醒翁亭記

昭武羣山之囿而登高最高清拔秀整升其巔以瞰城郭  
則公宇雲連人居鱗次溪山環合斗折于其下舟航上下  
於走雷吹雪削丹叢翠之間轉息萬態海日蒼涼桑影直  
射郡之勝曰熙春朝陽者是山也山近下頗夷水旱時禱  
焉故守得時至其地而肅神靜慮憇息無所吾友夏公育



才先守延劔哀然廉直之聲載移是郡則旣鼓而付之矣  
又孚之以實惠又之人以安公公亦樂而安于守也結亭  
夷處與僚案叅公政而覽民俗因是亭以嘉惠是郡亦屢  
矣間携酒約客公固不廢飲亦不流飲飲無醉醉亦無亂  
歲且得代而亭無令名客曰亭名以醒翁無可乎僉曰可  
則走書請記予笑曰是醉翁變例耶六一鄉邦先達之賢  
公仰止亦素矣六一不在酒而以醉名寄山水而醉也公  
不廢酒而以醒名無亦寄山水而醒耶蓋善爲同者無迹  
之滯耳矣魯男子無害同柳下惠元亮無害同諸葛孔明  
公之醒亦奚害同六一之醉耶夫酣酌勢利酒亦醉不酒

亦醉抑衆人同也故曰皆醉惟醒者獨異于是陶然自適  
將不知天爲大古往今來爲久死生爲一日暮則雖處醉  
鄉狎飲徒猶兀兀然以醒奚暇與世齷齪一滯留之淺之  
介于意者山水無情而無累於物者也人之情寓焉樂而  
情酣焉無害爲醉對而情適焉無害爲醒二名無不可者  
客善名而公之自况亦大矣六一謫滁時以直道寡合久  
之竟起樞密叅大政毅然任天下之重公之道無然乎醉  
翁滁繫思之地郡所以致其愛者醒翁也甘棠勿剪二翁  
竝峙於滁邵之間二州山水均有托矣正德丙寅夏仲甫  
見素子林俊記



杏隱記

樵木屠釣傭卜皆可托自隱然莫如醫醫之學肇於岐黃而載於周典其學有自而其施用有經在百家固仁術也故懷濟人惠物之具者不利于施則往往托于醫自見蓋所以爲道一也龍坡方君子建少從宋恒遠氏學醫恒遠尚文謨文謨之學實宗用晦二先生以素問靈樞難經爲示參以仲景叔和潔古明之仲脩之論而濟以吾儒之道術故收效特完甫之醫推方氏君再世其業旣久而精凡甫之士夫細人郡邑之長貳疾必迎君藩臬大吏之疾亦迎君君治多竒効効多厚酬不能酬者無較也或謂有董

奉之風名醫屢薦先事輒引避長軀豐頰瀕老一布衣韓伯休流亞也僉憲黃未軒曰子建醫而隱宜號杏隱曹郡丞良金爲繪圖而予記焉皆德君者尚論其世君之隱其殆有終乎前四十年予業儒君業醫濟人惠物爲心皆同也亦旣皆有遇矣予用輒心違君按方審証攻截補瀉投劑而奏功無不如願君顧有大行其間與埋光鏟采獨善其身者又異矣追憶 孝宗敬皇帝龍馭上賓論者歸

之薦匪人而藥進之誤有如君者數人通院籍任專寄容有此耶嗚呼斯謀國蓄材之踈臣子殞裂之至痛也謹備是記使後之觀者警焉正德戊辰仲夏鳳山林俊記



上坵山記

邕公墓在山之西北山九起伏墓在其中盡處面  
三山山外海海外又山吾家子孫衣冠視長房端  
州而他房不及意然乎此又聞之族前輩廷用公  
公死方念之一野老無意道及其處云前四十年  
棲隱僧尚有祭此天幸也因厚賞之是墓皆邵州  
續慶圖後事墓又不知其幾紅窻蓋七墓云方者  
名文二今絕矣

上坵林山也在尊賢里梁志東林塘西陳墻南公路北大  
山山至中一山也云林庄墅林墓埔子孫八代不離此墓  
田二十四墓八丁向者成化末方者冒市它姓立五墓俊  
侃贖山復之墓不遷存厚也正德戊辰謹志

夢紀

已巳歲之二月十三日也夜夢東山移公署寢所寓予且  
曰吾瓜食之不盡則位置皆瓜意所知者之惠示一帙若  
密件功狀然者又索予詩疾讀予曰多爲公作公曰某亦  
有懷公詩欲誦而忘又曰可無贈予曰未論風沙無歲月  
亦知道路有春秋拾斷楮書曰望斷狼山火不紅亦知一  
范在軍中射穿同輩老無力算敵先朝策舊工心折正如  
東下水書成難寄北歸鴻祝天眠食陰晴外是處青山欲



身素集卷之九  
記  
四  
葬公公袖而去噫異矣予別二十有五年中間僅一會往來書問甚簡迹甚踈而嚮往徒切不知公亦置予一懷抱何如也而神交有是生耶否耶示我禍耶福耶又絕絡首之懷無爲代瓜之夢若完歸公兆或吉占也索燈備錄對之淚下

木蘭烟水記

蒲石花竹書畫皆予好然惟書獨留餘無蓄焉有遺者往往爲好事取去若棄唾無問每興至就觀蓄有之家無酬直之勞樹植封護布置之勤而寓日常新驚收哀取擲百金而不靳無我之見又無我之多以辦如是也亦善好矣

弘治丙辰予謝事歸于家家隘無所容寓厚墩又寓東園青野瀰漫木蘭在其望趨海之路其一經吾門烟霏上浮紺碧在其下曾者立網者遊釣者分榕根而坐歡笑諧謔其意要不專在魚也夜向靜負販之舟擊音清遠合韶韻之奏田車咿軋如訴如怒又如軍中之樂簫聲隱隱如鳳啾鳴仙子凌虛而馭風又如嫠恨閨愁啞鳴哽咽使人有秒秋荒落之感江湖心事未來之歲月已盡付烟水間矣例不與燕會故舊間欲致予拉以登舟舟必遡木蘭性意閒適人世事要未易此也誤荷先皇帝今上知遇召命屢辱予屢辭揣分固然亦不欲烟水獻笑也留臺



時吳小仙偉以畫名倨視尊要獨致勤于予予薄其使酒  
任俠蹟其所工又非予之所好也不納久之予第一素知  
其然潛致偉偉忻然來濡墨揮素頃之成大幅宛若身與  
木蘭遊而細模吾真于雲泉風壑之下豈其心誠巧與得  
之夙窺而然耶一素爲軸奉予予曰吾自有真奚俟假耶  
予嘗立溪橋雲物幻變於卒談疾指之間是固真元默運  
妙用顯行鬼神不能測其深彼數寸之管數尺之綃又惡  
能盡耶偉得木蘭之粗疑亦未盡予之蘊也且私諸家者  
未盡同之人有諸身者未必不失之子孫木蘭天造地設  
以斷送吾老吾樂也公之人無德傳之吾子孫決不爲有  
力豪奪而不吾守仁且智矣第奚取以混吾真移吾情哉  
一素起曰命矣記而併歸之正德己巳夏兄見素記

晦庵朱先生燕居記

正德辛未侍御賀君志同之按治吾閩也道建陽謁吾晦  
翁文公朱先生考亭之居明倫堂之左吾夫子燕居之祠  
在焉先生每晨起拜先聖意者是祠也侍御君病其隘檄  
所司拓而大之堂之右亦構一祠爲先生燕居之所旣妥  
神位郡守羅君柔請記其成嗚呼先生從祀廟學由京師  
達之天下皆然也專祠建有之劔有之婺又有之與凡過  
化之鄉亦莫不然燕居之祠淳祐間漕使史季溫立之矣



斯則侍御君欲隆先生之道以竝峙夫子名教之地政其至也先生力任斯道研精經典常至夜分未嘗以疾病廢宦迹所至憫天命悲人窮宛然孔氏家法乞祠與告專志著書終一生容有餘力者耶所謂燕居則儼然端坐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造化之原探聖賢之蘊萬殊一貫析之合之極其精而盡其大慊慊然不知得之深而老之將至也由是而論夫子之申申天天甚逸先生甚勞焉地殊而力異也夫子集羣聖之大成以獨當道統之任卒之先生亦集諸儒之大成以獨當道學之任上接夫子無愧焉抑大聖大儒乘運而生者也大聖關萬世之元氣大儒關一代之元氣扶翊世道則未始不同也聖盛於堯舜當唐虞時也周既東而夫子生道不勝否而卒老不用然刪述六經使世得爲世夫子之功也迨六籍焚而秦亡後世竊半部於論語猶足佐末儒盛於濂洛當仁神時也宋旣南而先生生道不扶衰而雖用不顯然傳註六經使世得爲世先生之功也迨僞學禁而宋亡後世稍究心於道學亦足扶元聖功儒効天地古今之不可一日少焉者也

皇明人文天啓五百符運數考之其時矣不能無斯道之責望也求先生於動者先於靜得先生之所以勞然後望夫子之所以逸是祠其興衰復泰學聖賢之大機歟侍



御莊整有風裁得之尊府憲副澤民公廉謹之訓爲多斯舉亦具知其趣矣

孝友祠重增祭田記

吾林福唐尉公以孝聞于朝詔立雙闕旌之蠲其徭加爵餼焉唐貞元時也歐陽助教公詹有述黃校書公璞有傳宋嘉祐而下凡五脩之呂秘閣公夏卿王梅溪公十朋有碑陳正獻公俊卿真文忠公德秀有記入國朝郡守岳蒙泉公正由城之外遷之內今烏山也丘文莊公濬族祖侍郎公文有記嗣是分守大叅熊公祿又脩之公世孫負外郎夔助焉弘治丁巳歲也惟祀事之田畝計者僅七

餘而分者僅五歲入之租恒乏夫祭疏則怠怠則忘具物比時以厚報也井田未廢卿而下有圭田近世士夫家祭田之立以致豫也斯孝子之志也林之力則顧有所弗逮正德辛未督學憲副楊公子噐謁公祠而少之割以公贖之金兩計者五而畸楊公擢去憲副姚公鎮代之割以公贖之金兩計者六而畸檄郡守張公琦經理其間因足以祠之菓利與城居之子孫縮祭之費市田七畝以先承其匱以俟夫來者之贖是固人心好德之同公之孝生能格于天感于君歿能致歆動人人至于今未泯也慨自道學失傳佛老氏以邪說蠱惑天下琳宮梵剎金碧燦煌勝地



身素集卷之九  
言  
腴田施入若棄梗獨未聞支一木割杯土爲往哲地者是  
無他彼能私以禍福驚動人人亦私以幸福脫禍之心應  
之吾道公人心以立大防者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君子  
同是心而追慕其道是人精神感孚於百世之上欲起之  
於百世之下以薰道俗則所以爲公地者其與可知矣二  
公廉而明方直而靜邃學宏識負時名意之今若不足留  
宜於古而獨信也又况柄王風俗道化先焉歐陽子謂立  
其本以勝之名教之地勝邪之一幾也記以傳盛事諗子  
姓世守焉正德壬申仲冬邵州二十二世孫俊記

三功祠記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變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  
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祭祀以爲國  
典無謂加典爲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曠名教乃  
爾可慨也夫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爲名乘亂稱帝馬伏波  
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僞命專意東方用能  
佐世祖立功異域爲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  
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他日藍馱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  
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  
毀有先于是者乎嘗怪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  
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



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爲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人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關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僞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爲從賊浮橋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爲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祀以聲討藍之端道之大關若此無謂然乎哉是秋仲月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 南平關記

南平佛圖舊關也申其險以自固也無謂乎佛圖故更之南平因郡名之舊也正月曹平六月藍平十有一月方平志喜也亦志備也主是役者巡撫高公崇熙巡按王君綸



予與焉分守邵君蕢兵備何君珊與郡之守劉思賢判張  
曰善令張憲相是役者是歲正德辛未見素子林俊記

### 槐庭記

族諸兄廷評槐庭烏山之下居也地衍迤以就夷東西家  
鱗次風氣蘊蓄萬象俱寂無覩也寸碧隱隱出屋上則西  
南數峰出沒明晦無足寄遐矚而聘逸懷必樓焉則鉅野  
砥平山縈海截聚落星布萬井湊簇而雲連草樹綿絡如  
簣禽魚上下可數也夫不貴其見貴無見而寓有於見取  
諸近則然也庭有槐烟霏棲散雨青而雲碧晴旭東上葉  
沃若有光日之入晴月影布連碎而踈稠陰隨庭轉據床

以憇則赫曦奪炎蒼雪下墮繁樾悴庇風徐徐然來毛髮  
蕭爽花糝糝樸人面祛煩澄慮不出戶而值林野歛熇喧  
而退之寂也吾遠求乎哉記省事直今棲息盼戀是槐矣  
始若尋尺然液嫩焉耳矣繼若拱把然穉枝出簷葉天天  
鮮淨暢敷焉耳矣今則強本修榦上摩空青柔枝厚葉結  
團陰而擁高蓋蓋至是而槐得具觀焉獨恠夫堅中膩理  
材不後梗楠而不居梁棟味足愈風熱而已咯訶不叅叅  
著爲伍色可以染而鮮麗不竝乎丹青予之道殆然乎殆  
非然乎夫童而至於冠日則有待也而壯心勁氣其莫猶  
人也強而壯猶是焉旣衰且老則歛翮戢采以縱浪野情



夫人者長風上征如在天上靜言思之其莫猶我也夫均  
之玉也而易連城而取則足而投鵲而韜匱而得其形侶  
以濫夫十襲之珍遇不遇耳矣豈有宰物者限其間哉吾  
舍槐奚適哉絜短而較長尺剗星漫祗見其小也昔景叔  
以百口保符彥卿槐植于庭以自志也其亦小焉耳其符  
也其幸也其不符如槐何哉噫斯所謂俟命者也景叔有  
言公則無言又無心焉以身之不足諒其如后代何哉然  
事者其固有合也景叔子懿旦孫素皆第進士懿知袁州  
旦至宰相素亦爲尚書吾林起家忠孝九牧始之貳州繼  
之公伯父馬丞公父京推公與公則又繼之視王氏無減  
也兩郡守伯兄公舜卿子富季第正郎君塾皆第進士舜  
卿公懿同塾富方隆宦業其將來容不爲旦爲素者哉公  
諸弟奎壇又舉于鄉有民寄有士責容不爲雍爲靖者哉  
馬丞京推兄弟竝官封而公之封廷評也與京推同日命  
又世所無亦王氏所少也夫公無言也人得而言之無心  
也天容得而無心哉記庭槐併其侶及之正德癸酉春三  
月望族諸弟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蒞漳政紀

漳平始龍巖尾閩會而頰輔于潮成化辛卯始析縣理者  
弗恪効罔臻正德戊辰武昌汪侯宗程來爲令方是時賊



璫盛啓賄門吏緩禍速化恣之爲漁獵取百至民力匱以  
轉流侯渙收焚釋之慎示畏約示省嚴以痛梗右仁弱而  
撫摩之豪食爲歛流爲復者數十姓無名委輸數數然土  
瘠民疲爲懇懇且爭有損上益下之道焉百廢籌緩急舉  
之大成廟脩櫺星門修社稷城隍又脩明倫堂建棲神重  
道則然也庠生有課塾生有師繼其乏獎其修而登其可  
進興學則然也樹縣柵塲鄉兵簡閱之禦盜則又然也皆  
節縮取辦惟常平難爲之所則倣權鹽議白之當道間一  
行之得穀八千餘斛比足白止曰母吾厲階業備荒之豫  
而母啓濫觴之征人以爲宜侯狷而剛故擔荷力而常私

在民不養交爲已私便錦衣楊者賊璫黨也勢方炎侯繫  
其家人之專利者藩司吏怙勢挾昧侯發之部使者褫其  
役民則有謠鄉有虎侯誠禱而尋殪之民又有謠武平寇  
逼邑且入侯持弓躍馬先鄉兵蹙之擒斬數十寇遁去朝  
會故事公役侯私募爲給龍巖乏尹羣言之當道必侯攝  
侯攝茂著遺聲遂載被殊獎二邑稱爲快侯書績天官父  
老狀治蹟請記刻之石以系侯思侯予監臨所取士旣知  
矣政隱約未詳漳遠也徐覈之始之自邑來者曰侯果良  
爲六邑最繼之邑之人言全郡之人言同士夫言又同郡  
之守陳君宗禹來書曰聞有詢于淳淳守者也果良者也



治六邑最方始爲得人賀曾生元清林生汝復來言曰侯果良也文漳人之心且勵嗣政非侯佞也予曰旣知矣抑不見夫負百里者乎始則矍鑠然繼則蹒跚然吾懼夫末路之難也侯可久乎曰可然則南之軫不可期漳不能侯久也昔秦人之鼎一千鈞一百鈞一十鈞令曰舉者與有差烏獲過之舉十鈞又舉百鈞又舉千鈞然則漳十鈞之鼎也侯將舉其重者二生惘然予曰人心也記之

性善書院記

見以聖賢而定獨至之論孟子所以擴前聖黜衆說而的示來學爲歸者也聖凡亦絕矣比而齊莊周所畏也而孟

與世子固言之嫁異說以愚人人抑非心所宿存也滕文國也大德間建性善書院中效比丘尼弘治丁巳漢陽馬君文盛以進士來尹宜厥官偕教諭黃君文雍謀曰是可緩無問庸甚吾道之辱迺承巡撫何公鑑提學邵公賢檄正之魏千戶某義益所介地院遂聯學宮戶侯丞簿尉胥相成緒黜聖顯麗鬼然一巨觀前祀孟子後祀滕文公別以樂萬畢然爲配廡爲藏修之所神而附之教焉介子友貞外郎黃君顥請紀貞石嗚呼論性告子蓋屢變矣荀曰惡楊曰混韓曰三品杜曰惡之端氣也舉其末而遺其本者也后稷文王叔魚越椒揚食我之生異者氣也氣異如



面固未盡四子所云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善之謂道本謂之命自然謂之天動而四端謂之情天者至純命者至公情者至真也聖與凡容有異乎今夫木本同而榮悴異者氣也以過本則惑矣培而達可榮也人性一本也聖凡一枝也始同而竟異擴而克又同也謂之善宜無不可嗚呼定論也事在強力而已強而爲奚已而非聖強而爲奚人而非已強而爲奚天下而非人書院不紀之滕之天下可也請先之滕人士將羣趨而至焉以風天下又可也

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鄉先生黃公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托見先生之功之未由忘也方是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坏壤棲斷烟翳荒棘闕有四十春秋講堂黌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略弗舉經生學子熟陶冶以出少者嗣學藉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爲明式則先生之功未由忘戴且思末之能已也廼因當道詣學而羣訴之于是參議喬君縉爲立祠御史曾君祿爲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爲之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又羣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爲立石僉事陳君時憲爲求



記於予刻之嗚呼物之成廢弛復無可得而知人心者無  
可得而強也有可爲之勢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  
飛廉桂觀竟化爲殘甍斷礎埃塽莽蒼之墟况以盈丈之  
祠久就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是主教席與後  
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聞于位與旣去而忘爵里姓名  
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之復如此耶是可見先生  
之澤系屬人心如是深以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  
蜀人祀文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  
法爲法故亦祀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斯學  
相始終無窮也先生名諡字聲叔行實具載周君記今戶

部員外郎顥有風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 雪筠記

予初識方松厓雪筠諸生時深畏愛且敬焉因爲忘年交  
旣而二君名益起松厓今爲按察僉事雪筠爲知府別號  
皆取名與字爲義松厓已屬予記矣雪筠又以記屬予二  
君者抑誤爲知已也記南都時宿雪新霽雪筠邀予飲僧  
舍長松數十株夾紆徑南轉至方丈梅與桂間植環牆外  
以下闕墻內庭院蕭然僅二竹亭立碧蘚間殘雪在其上  
予視熟忘之客問梅曰古矣桂曰幽矣竹曰君子哉清不  
俗矣客謂有私夫竹者有頃風觸而鏗然聲雨洒而蒼然



色烟拂而隱然形月浮而光烟四燭清影在窻戶始信梅  
桂不能獨當而又有感夫竹之雪之遇焉夫竹風宜雨宜  
烟宜月宜而未若夫雪之宜輕盈瑩潔清而最易見者而  
加之蕭疎清曠之上離塵絕俗有加焉造物者又將以彰  
其介然者以自見耳由是而論完名竒節不在百圍之大  
與附枝連蔓之多竹優爲之矣雪筠其深有取焉夫好必  
得所以好烹茶徑造雪蓬筠軒迹耳蘇長公遺蝗入地無  
竹不俗之句意語造妙然僅得其粗衛武公蘇子卿蓋真  
得者淇澳之興不及雪自與雪會荒徼之竹不生子卿固  
有焉雪筠誠素慕二公者又惡得不二公爲告哉或曰松  
亦雪宜揚剛風樹勁節青天白日之下將賢昆弟駐觀焉  
名成開徑予將披敝氈着穿履棹雪夜之舟坐松根眠竹  
屋東南更互兩主人二君笑曰然則何携而往

虛谷記

霞城周君時謙謂予曰近世立號紀其地若太泛寄其興  
若曠而甚適與已無與夫何往非道亦何往非學哉吾將  
實求之因吾字以求畢吾志吾號無虛谷宜予戲曰君求  
實而虛之奚實爲君曰是所謂虛而實之之義也昌黎子  
記燕喜亭其石谷曰謙受之谷谷言德也夫泉山出而流  
注于坎坎虛也虛則受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受益之義



易所謂天道仲虺所謂自得師者顏子亞夫子而聖究所  
從事惟若愚若無若虛焉耳夫子暮年預計商賜之損益  
豈故無謂爲抑揚者哉商能虛而賜重不能虛不能虛則  
不能受無虛心靜慮淳澹之功如陡厓斜徑非急則高水  
不能宿魚龍不能家雖百泉其無以受也無以受無以實  
也嘗試呼夫山之椒水之湄至谷則應虛而靈也又嘗試  
觀夫勁風之鼓濤吹浪萬水俱渾惟谷則不渾虛而靜以  
清也涵星浴日雲容天影花植禽鳥之蔽虧合散萬象下  
垂毛毳可辨惟谷水獨宜清極而明異也夫溝澮雨則盈  
不雨則涸谷受源于泉者也盈不驟溝澮而涸顧以後特

非深焦極曠水泉竭而谷常津津然潤澗澗然以流沃漑  
之澤收數井不當其利君子觀物而會諸心登山知道觀  
瀾而知源川上秋水之嘆其各有寓也老氏子曰知其白  
守其黑爲天下谷今夫磽磽皦皦爆盆沼之盈其隱可  
知也省方觀象循吾谷以自進庶其免矣若乃滙而溪溪  
亦谷也滙而江河江河亦谷也又滙而歸諸大海大海又  
一大谷也聖人者與天地並又以天地爲谷予之谷小也  
小有所受亦小有所趨有至有不能至予不能知也谷宜  
有至而予終不能至予知也予重爲谷之辱敢累谷以自  
附而萬虛一實亦妄有是冀耳矣予曰善君將有其實矣



夫谷不至海決不壅而行之山君循次而入又奚憂旁躡却限以安于凡處于畫而已耶百川學海之喻其固自信也君起進士乙科長教事吾莆褫身淑人不稍稍墮落凡格虛谷固所之矣而其至又可以涯量哉

頤晦記

族子汝儀西湖之居陽數弓曠焉因泉爲池疊石成山環松竹花草雜寘之行尺徑斗折其間丈而亭弓而臺尋而夾室入而甕如處而洞如升而廓如邇致遐幽致其廠以靜收林麓川藪之適化工不言羣有效職以各奏其成功而吾讀孔氏書日事文事少以壯且老矣譬之松然蟠

結徒勢而無望叅天魚活斛水以無遊江淮河海之大然而爨薪宰割其殆免矣夫因號頤晦夫震下艮上內實外虛頤之象養之義也養之時義大矣莫切於養德養身慎言語節飲食所以致其養也反汗朶頤頤晦有是哉其養蓋旣熟矣惟明亦宜有而必養之晦殆有見夫魚不厭深明之爲松累者矣夫淺則招狹則妬吾惡杜吾之招而取外之無妬者哉君子黃裳尚綱固有居夫明者矣屏山先生作晦翁字訓曰木晦於根春容擘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而以顏如愚致深屬焉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陽潛藏也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君子自安於潛俟時



而發然無容心焉潛爾矣

### 靜齋記

予友憲使泰和陳先生文鳴闢所居之東之室名靜齋因自號焉具書請記于予夫藏脩之居與玩適異玩適爽爲宜粵藏脩之所宜所也惟齋與居近容溷俗氛所謂心遠地偏者其然歟占者盤有銘几杖有戒盃之方圓水從之矣君子取象於物有制外養中之道焉夫動靜陰陽之分也陽主動陰主靜對言之也其實陰陽各具一動靜乾陽也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陰也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易之廣大配天地人之心具天

地而準之易者也動見天地之心靜亦見天地之心無不有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易之靜以藏夫感者如此君子體易之功亦自靜求焉抑易無心者而有心則人也以有而準其無靜之功有未易者於是有涵養本原者焉有洗心退藏於密者焉有齋戒神明其德者焉戒懼慎獨養之至靜而遏之將萌者焉有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內外夾持而交致其敬者焉蓋靜體也而用基焉靜無也而有具焉主靜君子所以立本而用易也靜則虛虛則靈研其幾者至神也靜則定定則堅防其欲者至健也靜則專專則一養諸心者至純也靜則直直則方克諸氣者至正也靜則



習習則精體諸道者至熟也靜則公公則明蒞諸事者至  
斷也靜則恒恒則久誠諸身以爲學者至不息也範圍天  
地極其廣曲成萬物極其變而顯用行焉萬有出焉廣大  
備焉盛德大業配天地而與易準君子主靜之功如是夫  
學則皆道也俗者岐之竒衰者畔而去之名吾道學幸其  
僞相訾詆耳吾人者間入其幸以成彼之訾獨彼人之過  
歟近時士夫以道學名楊月湖特副人意旣晚復幸得吾  
靜齋夫以一臂未交而相信自謂知己蓋古有而今僅見  
亦難甚矣記靜齋不于予誰屬哉惜予負意長時邁之慚  
受役斯文不能不自創也靜齋雋未有竒志息煩專慮嚮  
道甚早日舉趾以望濂洛諸先正之堂而跂其室幸毋分  
而自畫焉噫可量耶亦可禦耶



律